

中國方志叢書·第四十號

據

清乾隆五十六年
李焜撰
抄本

影印

雲南

蒙自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875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一版

蒙自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發行人：黃成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戰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蒙自縣志

挹芬樓藏本

蒙自縣志原序

滇為邊徼蒙在滇之極南遐荒小邑也然沐

聖天子懷柔政教固已久道化成仕茲
王者祇惟夙夜敬勤與斯民同樂熙
皞復何有所裨補以昭

盛世之輝煌第考建置於蒙邑則創
自元之治元遯帝土而設流則肇於

蒙自縣志

序

一

明之宏治至今幾四百年矣而邑志
尚懸不可謂非缺事也戊子冬異涖
仕至止問俗採風必始邑紀乃吏進
一帙若計薄然而與國民俗與官守
藝文茫無可考異中心怏怏者久之
顧念異雖賦質駑鈍已重膺
國家寄託泰居民牧與為晉接則有
卿士大夫父老子弟好惡一拂其欲

蒙自縣志

序

即為尸位况數載守土涉躋者疆域
之交錯山川之險奠勘驗者土田之
高下水道之源流繩正者漢彝之風
俗習尚之文質食用者菽粟之滋味
布帛之長短憑弔者上世之鴻濛中
古之遺跡經歷所至大概可歷歷言
也使猶安放汶閭不為條紀將後之
視今不視今之視昔乎因集邑彙分

撰將就緒更得靈餘舊抄一帙乃前
邑紳尹廷俊及其嗣紹臯後邑令王
元弼所遺然後新舊彙集共同校定
務實無華務簡而當閱月始脫稿既
就適奉撫軍檄調邑志蒙以因陋卷
帙隨列蒙之幸焉倘太史採風錄一
二事登之
天府則遐荒不毛之境得達

宸聰必將顧之而樂悠然動遐思也是為序

康熙壬辰孟夏蒙自縣知縣高陽韓三異魯續氏題於寸雲書齋

蒙自縣志

序

三

蒙自縣志舊序

蒙自故城志系歷癸卯前撫軍育臺陳公既平索西遂募款修滇之全志檄下所屬各修邑志以報時邑侯任宇亦公以蒙自之志屬先大夫志之乃廣搜博問近述遠稽歷月終始成一帙後於邑侯蓋抄本也越甲寅歲不肖偶得舊稿於胷中曰此先大夫

蒙自縣志舊序

3

手筆也久置之不特歸於烏有耶再人進乃為復授之梓人非敢曰是為蒙自志而可傳也蒙自往來可紀及入我明版圖將三百載仰沐政化不為不深其間豈無一二殊絕芳蹟足以光昭竹帛照耀耳目者乎寥寥寥寥聞志之所以每托而待予者謂是快不詳不備而不詳之矣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以有作者何所據焉故曰不詳不備
之志賢於無志宜梓之以俟作者
蘇歷甲寅歲孟秋月吉李直大夫鎮
寧州知州邑人尹紹皋伯明甫書於
忠孝堂

續修蒙自縣志序

己酉夏余攝蒙篆甫入境見秀峰環
抱一望平原田疇如繡彷彿中州氣
象郊野城市間村塢閭井星羅密布
商賈行旅旁午通衢寺觀坊表之屬
與雲樹樓臺相錯互洵臨安一大縣
士大夫則又彬彬郁郁皆重禮法而
尚名節鮮有無故至公庭者民俗醇

謹牒訴頗稀敦本務實號稱易治余
得蒞茲土何幸如之仰見我

國家

列聖相承太和翔洽

皇上益隆繼述宵旰精勤湛恩汪濊無
遠弗被蒙邑介在南荒臨德詠仁涵
煦百餘年之深至於如此也余公暇
輒效朱子到官必求圖經遺意得前

縣令韓三異志本考之則前明邑紳
尹廷侯所創其子紹臯所訂我
朝康熙初王邑令元弼所葺合累代
之參稽萃諸書之精覈用心蓋已勤
矣夫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志者史
之流派劉知幾謂史必兼才學識余
推魯無文何敢妄議第念舊志成於
康熙壬辰迄今八十年其中

蒙自縣志

序

七

覃思曠典優渥疊沛與夫城池兵防厥
務有新舊之乏異科甲人物忠孝節
義積石成山積流成海若不續為修
輯誠恐時久迹湮無由考鏡文獻之
傳官司之守余不能辭其責也爰進
邑中紳士練習舊事諳於典制者相
與廣搜博訪網羅遺逸即就舊本當
更正者正之當採補者補之總期大

美畢彰潛德悉記而又慎加甄擇上
以協乎功令之垂下以孚乎人心之
公豈曰足繼前人芳軌與抑竊附原
編末簡俾服官是役者或有考焉未
始非政教風化之一助爾是為序

昔

乾隆五十六年季冬月下澣之吉
他郎通判兼攝蒙自縣事

蒙自縣志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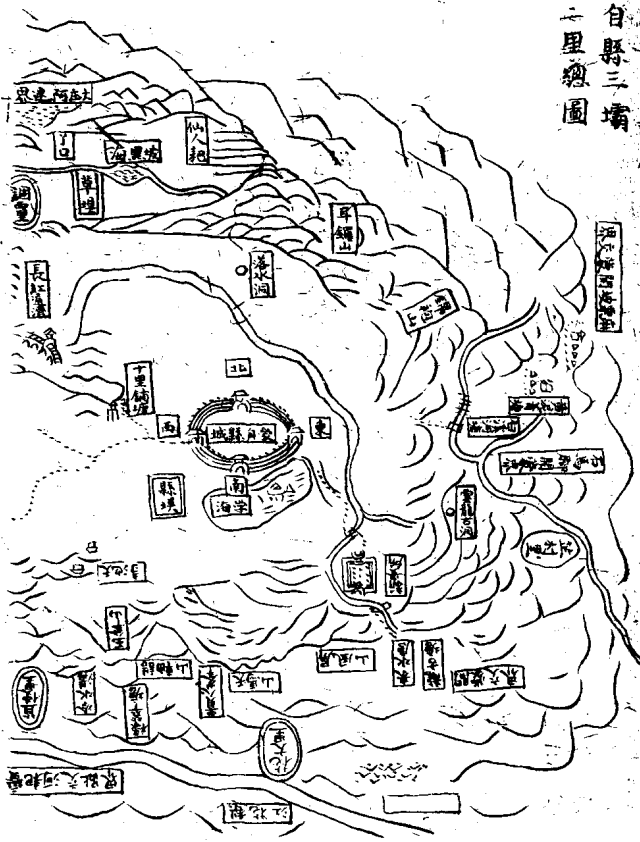
八

南醴陵李焜培園氏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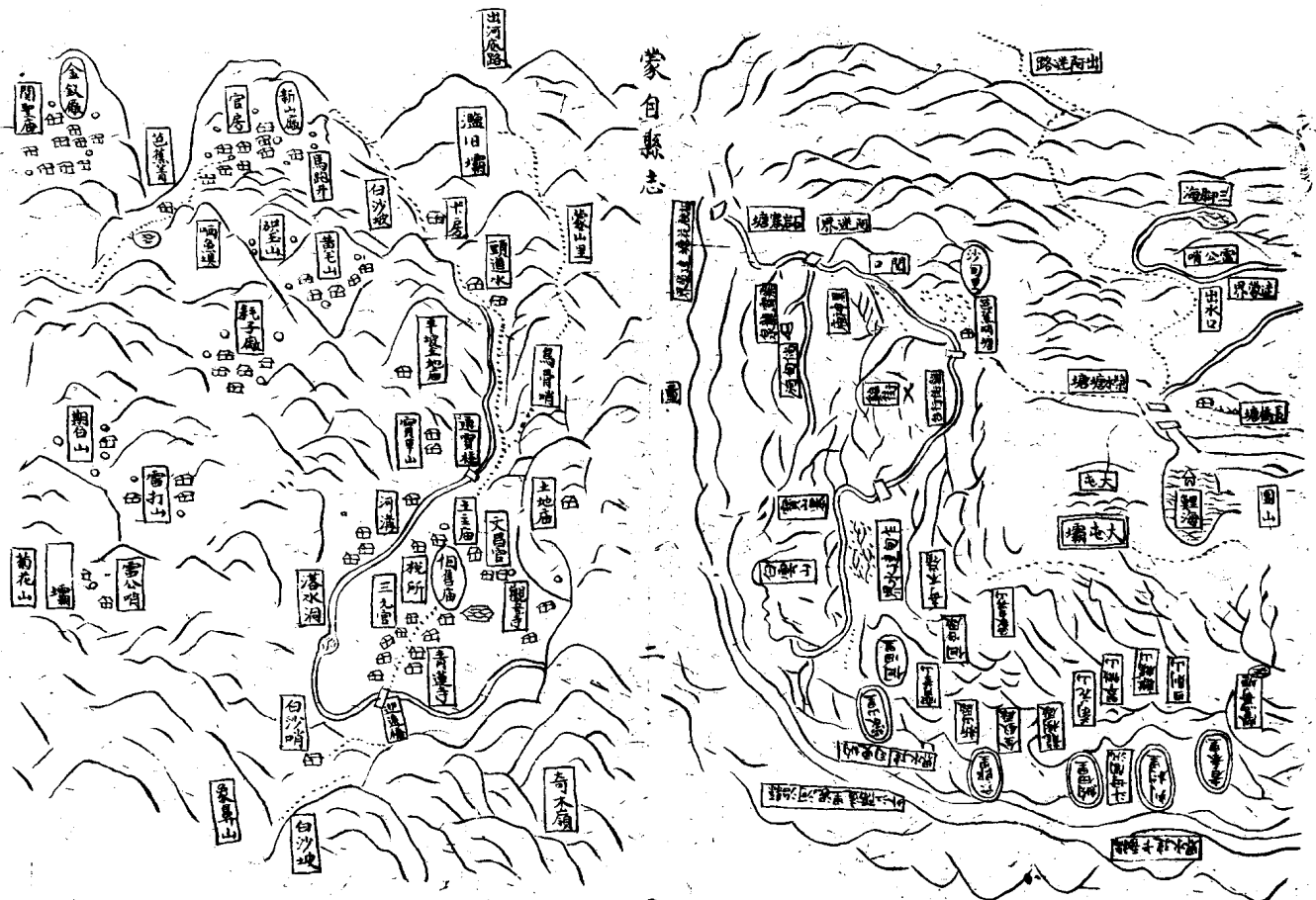
蒙自縣志

挹芬樓藏本

蒙自縣志
十二里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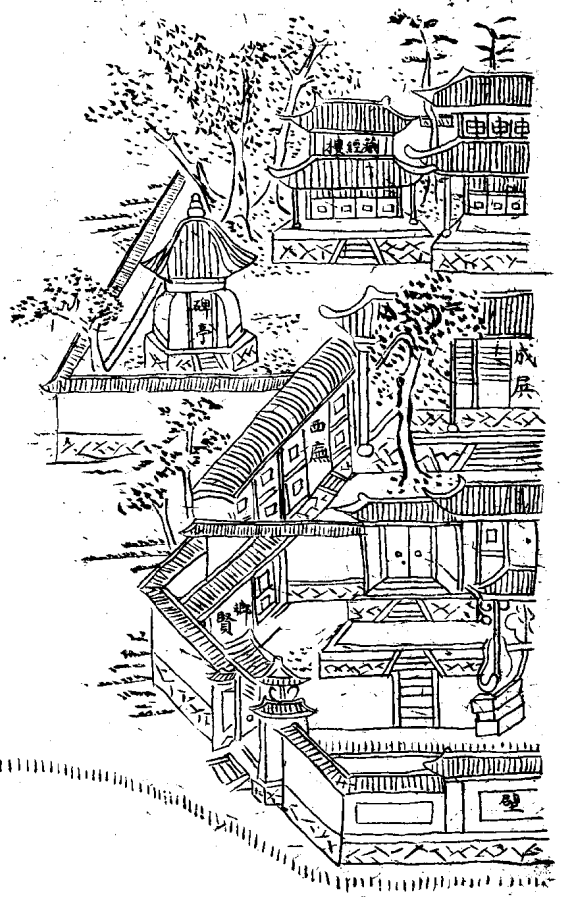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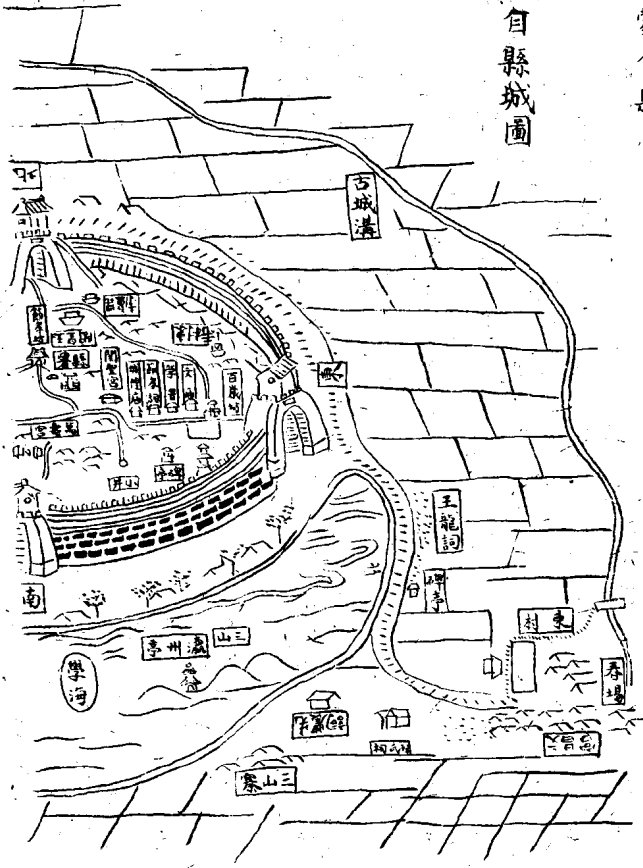
蒙自縣志



蒙自縣志

圖

蒙自縣城圖



續修蒙自縣志目錄

卷之一

圖

星野

山川 名勝 古蹟 津 梁附

建設 沿革附

疆域 形勢附

城池 公署附

蒙自縣志 卷之一目錄

卷之二

學校 書院 義學附

坊表 恩賜附 封典附

風俗

卷之三

祠祀

兵防

戶口

田賦 課程 經費 積貯 倉廩附

蠲免

廠務

卷之四

職官 名宦 功勳附

選舉

人物

卷之五

蒙自縣志 卷之五目錄

列女

流寓

隱逸

仙釋

塚墓

物產

祥異

土官 彝俗附

雜錄

卷之六

藝文

蒙自縣志

卷之一
目錄

三

續修蒙自縣志卷之一

攝蒙自縣知縣他郎通判李 焜續修

署蒙自縣知縣袁 筠校刊

圖考

裴秀禹貢圖有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體
為圖學之宗今略倣之以指地而蒙自之境具見若
城社若廩地亦各以類象之觀者緣象而求其實可
亦兼收未圖書之益矣

蒙自縣志 卷之一 圖考

一

星野

舊志星土繪圖繫說詳哉其言之然按之俱全滇之分野今亦不能直指某宿某度為蒙之所屬惟是刪取其要及垂蒙之已經明驗者略存一二以俟志善言天者考定焉并不復列圖以眩耳目

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云東井與鬼雍州周之九州合梁於雍晉書天文志云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鵠首於辰在宋晉之分野屬雍州唐一行推

蒙自縣志

卷之一 星野

一

起東井終柳六度地盡西南義此三說者若合符節考漢書載河平二年十月填星在東井貫與鬼熒惑亦貫與鬼十一月丁巳牂柯太守立捕殺夜郎土款明崇正三年熒惑入井鬼其後阿迷土司沙定洲及蒙迷接壤百餘里則此又臨安諸州縣上應井鬼之明驗也

又史記漢書皆云甯參益州晉書云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中魏之分野屬益州漢以

益州領牂柯諸郡則滇又屬參度至天官書云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柄兼之廣雅云梁州屬北斗開陽星星經云太白主梁州則又星野之別說當并存之以備考

山川

嶽墳鍾靈九州奇氣川巖毓秀一邑壯觀蒙自梨花源長抱東南而知帶麒麟嶺峻鎮坤兌以倚天其中名勝古蹟津梁之屬間見疊出與山川相表裏者并

蒙自縣志

卷之一 星野 山川

二

條而列之以備圖經掌故云

耳鑼山

在縣東北二十里風雨將至山輒鳴如殷雷

積潦成淵魚潛其中隆冬地氣下降將湖山先鳴

天寒一晝夜聞水盡落穴內莫測所歸土人慮澤畔以

龍華山

在縣西北三里昔有龍若在其地上湧靈泉

使士禱其下輒得雨

雲龍山

在縣東二十里有小雲龍石峯無數翠屏雲

邑名勝王奎在縣西北

藝文志